

## 前 言

### 所谓评论员

在凤凰卫视已整整混了五年，现在回首来时之路，貌似天天忙碌，实则什么都没有留下，真心地惭愧。我有时候会想，假如今天依然在《联合早报》卖苦力，以新加坡老板压榨员工之手段，我至少也要挤出几本心酸账。算一算，总共五年，减去105天年假，十个手指头至少能敲出500多篇社论，另加250篇署名专栏。白纸黑字，斑斑血泪啊，一切皆是有迹可循。可是在电视上，音容宛在，只是似有若无。

过去在报馆打工，我们总是抱怨报纸的生命太短，呕心沥血写出来的文章，自己没完没了地孤芳自赏，但到了读者手里，最多也就是一天的生命。第二天的报纸一上市，昨天的鸿文就不值一文。可是，等我做起电视，发现情况更惨。电视评论的生命更短，长不过几十分钟，短则一二分钟，昙花一现。最惨的是，有时候费劲巴拉地唠唠叨叨，观众其实根本就不在乎你说什么。

所以，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，所有媒体其实都一样，大家都是鬼使神差般地往前奔命。尤其是电视人，我们每天都

忙着要分娩出下一个新生命，但婴儿诞生之时，即被无情地遗弃。名曰“求新求快”，实际上是囫囵吞枣，食之不知其味，咽之不思消化。所谓评论员，大致就是这种德行。事无巨细，非要挤出不怎么重要的“重要性”，或者故作高深，不懂装懂，摆出一副师爷相。所以，我们现在的名声好难听，人称“装逼”。

我坦白，比起报纸，我不是那么地喜欢电视，但却那么、那么地钟情于凤凰卫视。五年前，我还没有来香港的时候，有人问我对凤凰卫视的看法，我说没有看法，只有感觉。什么感觉呢？我说凤凰之于我，就像革命年代的延安之于进步青年，我愿意朝它私奔而去。

如今五年过去，这种感觉未曾消失。虽然在文首说真心地惭愧，但其实还是真心地满足。满足从何而来？并非来自于什么成就，而是来自于甘于平庸的心态。不要误解，我怎么可能没有新闻理想？我怎么可能没有对专业精神的执着？我怎么可能没有更高的要求？况且，我至今依然还有偶尔的坚持。

但是，自从二十年前担任社论主笔之后，我就很不情愿地变得老于世故起来。那时我还年轻，血管里流淌着正义的血液，遇到不平之事总想在社论或专栏文章里尖酸刻薄几句，总想在权贵和草根人民之间说几句公道话。但我的老主任语重心长地说：不必那么较真。社论作者就是推销员，你自己可以不喜欢手上的产品，但你的任务就是要把它推销出去。

这句话让我在内心里折磨了很久。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角色，只要坐在社论主笔的位置上，我就不再是我，而是一个推销员。我甚至还悟出了一个自我沉沦的理由，那就是，所谓理想，是需要高尚的情操、修养、能力和行动去支撑的。假若不具备这些条件，我就不配去追求什么理想，不配去执着于某个理念，不配去冲着别人说教。

因为有自知之明，也因为胸无大志，所以我不敢以天下为己任，从未指望过用笔或嘴去改变世界。我卑微的愿望，就是站稳自己的位置，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做好自己的本分。有人也许会质问：不坚持新闻理想，不执着于新闻理念，不试图推动社会进步，不试图改变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体制，那为何要留在媒体？我的回答是：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。自从走出校门踏入社会，我就开始怀疑老师的说教和课本上的理论。我之所以赖在媒体这个行当里不走，没有别的原因，也没有别的目的，只是因为别无选择。

与其说我以评论员的身份加入凤凰，还不如说我是以一个学徒的身份跨入电视行业。从离开报纸那天起，我就知道自己就要重归于零。这五年时间里，我一直带着新鲜的心情去学习，而学习给予我的乐趣多于工作本身。它改变了我，我不再是过去的自己。

我自认为真正成为一个电视人，说起来还不足一年。那是去年6月，公司管理层决定让我独自承担已经开播十多年的高大上评论节目《时事开讲》，我被推到了知识、体能和信心的极限，从中

学到了太多从未学过的电视专业知识。我对那些无私传授经验的同事心怀感激，是他们把我慢慢导入电视人的门槛。这个难得的经历让我更加相信：所谓评论员，就是要不断承认一个事实，那就是，这个我还不不懂，那个我还不不懂，所以要赶快补课。

上文提到的《时事开讲》，是凤凰卫视最老牌的评论节目，高格调、高水平、高自由度，也最具个性。改版之前十多年，评论员和主持人“坐”而论道，而改版之后则是“脚踏实地”站着说话。我曾经开玩笑说，《时事开讲》“终于站起来了”。

改版后的最突出特点之一，就是在每节的结尾加上一个小环节，叫“平心论”，用一个对子来概括每个话题的核心观点，同事们和观众都说很喜欢。在微信聊天群里，有同事经常补上很有趣的横批。在他们的鼓励下，我根据这些对子，凭记忆大致还原了当初所谈的基本内容，这就是本书的由来。本辑所录，谈不上是文章，纯属笔记式文字。我的目的很直接，一是要纪念已经停播的这个节目，给多年来辛勤耕耘的所有同事留一点念想；二是要借此感谢公司高层的信任、节目组同仁的共同付出以及手把手教我做电视的同事。又因为上述文字篇幅不够，我便在本书编者的建议下，把最近以来断断续续发表于各地媒体上的部分文章收录于后。谈不上有什么真知灼见，只是为出书而出书。

我必须特别感谢本辑插画作者黄芷渊。芷渊是我年轻的同事，是凤凰卫视优秀记者队伍中的一员。直到不久前，我才听说她

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，曾经是天才小画家，少年时代就给一位大名鼎鼎的大作家梅娘画插图，功底扎实，灵气四溢。如今，即使在紧张忙碌的记者岗位上，她依然绘画不辍，无论在地震灾区，还是在“占中”现场，她都抓紧时间，用自己特有的绘画方式记录下眼中的景象。我一直非常喜欢政治类的插图，也知道这类插图非常难作。要把抽象的文字具象化，不只需要足够扎实的绘画功底，而且更需要对原文有深刻的理解。芷渊的作品，其构思来源于自己的理解，不仅有独特的内涵，而且往往别出心裁，很耐看，给读者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。

本辑中部分照片，也是我的同事们拍摄和提供，恕我不能一一具名，只能一并致谢。

作者写于香港

2015年5月